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黄凡 段成荣 毕忠鹏

【内容摘要】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关键词】族际通婚;族内婚姻;民族人口

【作者简介】黄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段成荣(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毕忠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Ten Trends in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uang Fan Duan Chengrong Bi Zhongpeng

Abstract: Interethnic marri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ethnic embeddedness and creat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exploring the data of the national censuses and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s since 1982, this paper summarizes ten major trends in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with a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the relativ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ethnic groups; the expanding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circle with the sub-circles blending with each other; the relatively deep degree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area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interethnic marriage; the promo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by migration; the step-like sex ratio difference;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family statu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nd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types.

Keywords: Interethnic Marriage, Endogamy, Ethnic Population

Authors: Huang Fan is PhD Candidate,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uan Chengro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i Zhongpeng is PhD Candidate,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duancr@ruc.edu.cn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边疆发展研究”(18JJD840001)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族际通婚是指不同民族的人相互建立婚姻关系,又称跨族通婚、族际婚姻(刘铮,1986)。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1989)。族际通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族际通婚通常被视为衡量族群之间“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和交往程度的一个极具敏感性和重要性的指标(Gordon,1964;Simpson和Yinger,1985)。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对中国的族际通婚予以特别关注(马戎,2004)。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愈加活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多机会。然而,我国当代族际通婚研究大多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开展个案研究,概括性和比较性研究相对匮乏(菅志翔,2016)。受数据的限制,以往对族际通婚的分析或局限于个别时点,或局限于个别维度(高玉梅,2001;李晓霞,2004a;刘中一、张莉,2015)。鉴于此,本文尝试对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加以挖掘,旨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主要趋势。这不仅在学术上有助于民族人口研究的深化,而且在现实中也加强了对各民族人口发展的理解,从而为民族人口的服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2 数据来源及指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未将港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

已有研究往往通过计算族际通婚人数占有配偶人数的比例作为“通婚率”来反映族际通婚情况。实际上,该指标为“比例”而非“率”。因为,通婚率的分子和分母应分别是某时期发生的通婚事件数和同时期经历通婚事件的人年数,反映人口通婚的强度;通婚比例的分子和分母则分别为族际通婚人数和有配偶人数,反映人口通婚的普遍程度,是静态某一时点上的人口状态。可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和计算的可行性,本文着重讨论通婚比例的变动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text{通婚比例} = \frac{\text{通婚人数}}{\text{有配偶人数}} \times 100\%$$

其中,分子为某民族中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该民族的有配偶人数。需说明的是,在衡量某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通婚情况时,本文使用的是偏通婚比例,即分子为该民族中与另一个民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该民族的有配偶人数。例如,“汉族-蒙古族”偏通婚比例中,分子为汉族中与蒙古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汉族的有配偶人数;而“蒙古族-汉族”偏通婚比例中,分子为蒙古族中与汉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蒙古族的有配偶人数。不将两个民族的有配偶人数都纳入分母是为了不让计算结果被巨大的人口规模差异所“淡化”。

考虑到普查汇总数据的口径和数据匹配缺失的情况,本文仅计算“户主”和“配偶”的通婚比例,并将计算结果推至全部有配偶的人口(包括因数据原因导致配偶缺失的人口)。另外,在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由于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下的民族样本量较小,本文一般不再单独计算其通婚比例。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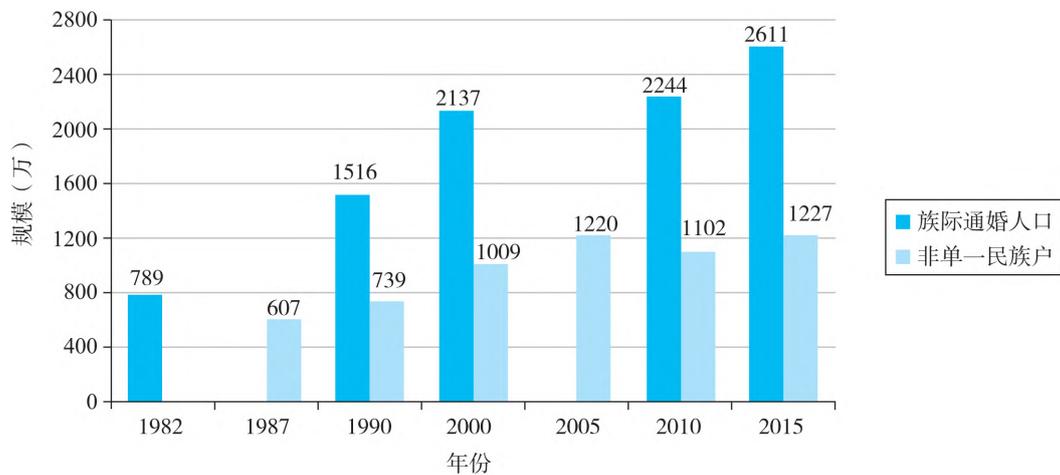
3.1 族际通婚的普遍化

3.1.1 族际通婚人口数和非单一民族户数量大幅增加

自古以来,中国不同民族之间就存在着通婚关系(陈明侠,1993),但“乡土中国”的人口低空间流动性限制了交往和通婚的机会。1982年我国族际通婚人口仅为700多万人,而非单一民族户在1987年仅600多万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族人民获得了更多交流和接触的机会,使族际婚姻不断增多。我国族际通婚人口规模在2015年达到2600多万人,在30多年内增长了2倍多;非单一民族户数量增加至1200多万户,翻了一番(见图1)。

图1 中国族际通婚人口数和非单一民族户数量

Figure 1 Population Size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Number of Non-Single-Ethnic Households



注:族际通婚人口数据在1987年和2005年缺失,非单一民族户数据在1982年缺失。

3.1.2 族际通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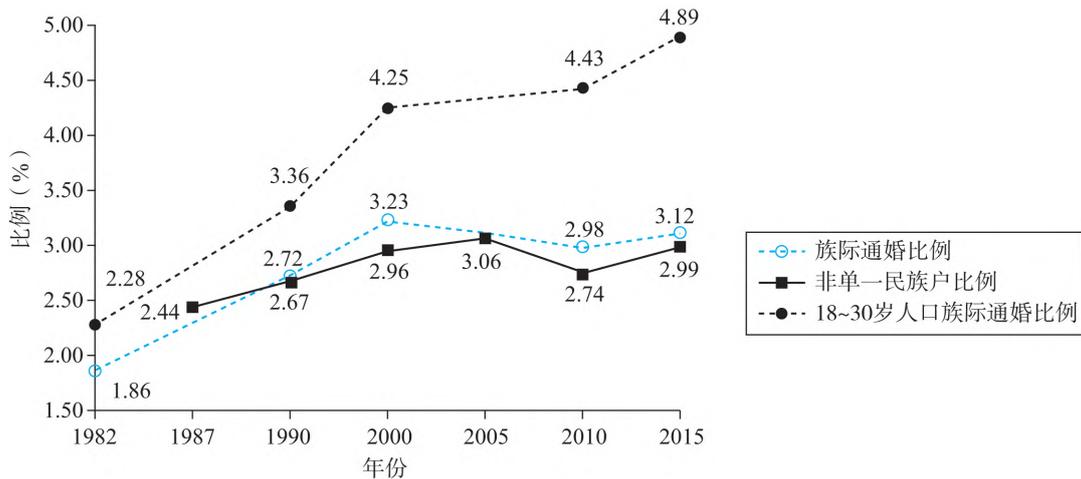
如图2所示,1982年全国总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只有1.86%,1987年全国家庭户中的非单一民族户比例仅2.44%。20世纪90年代以后,族际通婚普遍化趋势越发明显,族际通婚比例在2000年达到峰值(3.23%)后略有下降,随后回升至2015年的3.12%;非单一民族户比例遵循类似的变化轨迹,在2005年达到峰值(3.06%)后亦略有下降,此后在2015年恢复至2.99%的水平。在以往考察的时间范围为2010年及以前的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我国族际通婚趋势出现了逆转,但本文认为我国族际通婚普遍化的趋势并未改变。这是因为,婚姻的中断可能会使关于完整婚姻的研究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Zhang和Hook,2009)。同时,婚姻还受到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的影响。为减少潜在偏差,本文参照Lichter等(2011)的做法,仅考察较为年轻的年龄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30岁以下人口的离婚情况变动不大,而30~54岁人口则呈现较大变动(陆杰华、王笑非,2013)。因此,本文仅考察18~30岁^①人口

① 虽然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要求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但根据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8岁人口中分别有3.50%、3.98%、0.96%和1.74%的人处于有配偶状态。

的族际通婚比例。结果显示,18~30岁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从1982年的2.28%上升至2015年的4.89%,呈现持续上扬态势。

图2 中国族际通婚比例和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Figure 2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Non-Single-Ethnic Households



注:族际通婚比例数据在1987年和2005年缺失,非单一民族户比例数据在1982年缺失。

3.1.3 没有一个民族或省份不存在族际通婚

根据以往研究,一些民族由于文化、地理等原因,处于限制与其他民族通婚或者很少通婚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较大改变。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调查资料中,部分地区的珞巴族、佯族、彝族、苗族、黎族和德昂族等民族被认为在过去较少发生族际通婚(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2005),但2010年这些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都在16%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很少通婚”的朝鲜族、维吾尔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严汝娴,1986),2010年族际通婚比例均不为0;在20世纪90年代被认为“限制通婚”的东乡族、瑶族、高山族、藏族、普米族等(陈明侠,1993),2010年族际通婚比例最低也有7%。可见,如今我国没有一个民族处于完全封闭的族内婚姻状态。

族际通婚遍布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通婚水平来看,2015年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为3.12%,其中,贵州是族际通婚比例最高的省份,其族际通婚比例高达15.70%;山西是族际通婚比例最低的省份,但其族际通婚比例亦不为0(0.17%)。从绝对规模来看,2015年,云南是族际通婚人口绝对规模最大的省份,达到300多万人;西藏是族际通婚人口绝对规模最小的省级行政区,但其规模也达到1万人。可见,在今天已难以找到一个没有族际通婚的省份。

3.2 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

3.2.1 各民族族际通婚比例变化趋势不一致

六成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其他四成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则并非单调上升。1982~2015年期间,可计算的19个民族中有12个民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和黎族)的族际通婚比例持续或波动上升,其他7个民族2015年的族际通婚比例相较于峰值已有所降低。2000~2010年期间,56个民族中有43

个民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的族际通婚比例有所提高,其他 13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则有所降低。其中,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由于人口规模相对较大,其族际通婚比例的降低对全国总人口族际通婚比例在 2000~2010 年期间的下降有较大影响(见表 1)。

表 1 各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

Table 1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

| 民族 | 1982 年 | 1990 年 | 2000 年 | 2010 年 | 2015 年 |
|-------|--------|--------|--------|--------|--------|
| 汉族 | 0.91 | 1.33 | 1.58 | 1.45 | 1.52 |
| 蒙古族 | 25.14 | 36.84 | 41.02 | 39.36 | 41.89 |
| 回族 | 8.94 | 12.16 | 13.28 | 12.94 | 13.98 |
| 藏族 | 5.92 | 4.33 | 7.71 | 7.16 | 7.12 |
| 维吾尔族 | 0.65 | 0.50 | 1.05 | 0.53 | 0.71 |
| 苗族 | 16.10 | 24.41 | 23.88 | 23.63 | 27.35 |
| 彝族 | 11.91 | 14.79 | 19.34 | 20.56 | 23.44 |
| 壮族 | 11.51 | 11.88 | 14.58 | 15.22 | 16.09 |
| 布依族 | 11.26 | 14.05 | 20.21 | 23.30 | 26.63 |
| 朝鲜族 | 2.55 | 6.15 | 8.44 | 10.06 | 17.76 |
| 满族 | 66.25 | 49.10 | 43.86 | 44.80 | 43.36 |
| 侗族 | 15.20 | 30.56 | 25.17 | 27.24 | 31.76 |
| 瑶族 | 18.35 | 26.56 | 26.46 | 29.01 | 28.73 |
| 白族 | 16.19 | 12.66 | 25.72 | 27.02 | 30.66 |
| 土家族 | 37.00 | 32.66 | 25.07 | 25.82 | 25.38 |
| 哈尼族 | 9.50 | 9.05 | 14.25 | 16.53 | 20.10 |
| 哈萨克族 | 3.02 | 3.92 | 2.21 | 4.20 | 3.18 |
| 傣族 | 9.93 | 19.55 | 18.95 | 22.35 | 26.58 |
| 黎族 | 7.02 | 13.17 | 13.88 | 18.50 | 20.91 |
| 傈僳族 | — | — | 13.77 | 16.24 | — |
| 佤族 | — | — | 13.92 | 16.54 | — |
| 畲族 | — | — | 52.40 | 54.94 | — |
| 高山族 | — | — | 86.96 | 80.36 | — |
| 拉祜族 | — | — | 22.98 | 25.32 | — |
| 水族 | — | — | 27.86 | 28.54 | — |
| 东乡族 | — | — | 10.84 | 12.36 | — |
| 纳西族 | — | — | 23.96 | 25.60 | — |
| 景颇族 | — | — | 15.55 | 20.46 | — |
| 柯尔克孜族 | — | — | 5.15 | 4.29 | — |
| 土族 | — | — | 31.56 | 36.43 | — |

续表1

| 民族 | 1982 年 | 1990 年 | 2000 年 | 2010 年 | 2015 年 |
|-------|--------|--------|--------|--------|--------|
| 达斡尔族 | — | — | 56.08 | 58.98 | — |
| 佤族 | — | — | 51.76 | 52.38 | — |
| 羌族 | — | — | 21.43 | 22.48 | — |
| 布朗族 | — | — | 28.08 | 30.94 | — |
| 撒拉族 | — | — | 13.94 | 13.81 | — |
| 毛南族 | — | — | 33.68 | 40.41 | — |
| 仡佬族 | — | — | 42.51 | 46.47 | — |
| 锡伯族 | — | — | 75.25 | 75.53 | — |
| 阿昌族 | — | — | 29.36 | 35.07 | — |
| 普米族 | — | — | 32.83 | 34.11 | — |
| 塔吉克族 | — | — | 7.99 | 2.84 | — |
| 怒族 | — | — | 29.90 | 42.81 | — |
| 乌孜别克族 | — | — | 52.92 | 51.76 | — |
| 俄罗斯族 | — | — | 83.20 | 85.54 | — |
| 鄂温克族 | — | — | 67.92 | 70.93 | — |
| 德昂族 | — | — | 15.69 | 19.52 | — |
| 保安族 | — | — | 27.82 | 32.99 | — |
| 裕固族 | — | — | 40.98 | 42.39 | — |
| 京族 | — | — | 54.28 | 63.71 | — |
| 塔塔尔族 | — | — | 76.20 | 71.37 | — |
| 独龙族 | — | — | 46.06 | 34.76 | — |
| 鄂伦春族 | — | — | 86.19 | 88.63 | — |
| 赫哲族 | — | — | 84.13 | 87.44 | — |
| 门巴族 | — | — | 17.42 | 22.78 | — |
| 珞巴族 | — | — | 39.77 | 42.06 | — |
| 基诺族 | — | — | 21.70 | 27.89 | — |

注:①表中“—”表示缺失,后表同。②哈萨克族、傣族和黎族的人口规模虽然在1982年未达到百万,但其样本数足以计算族际通婚比例。③2000年和2010年的族际通婚比例根据普查汇总数据计算,因而无缺失情况。

3.2.2 各民族族际通婚比例差异较大

受人口规模、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56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水平各异。以2010年为例,族际通婚比例最高的是鄂伦春族,达到88.63%;族际通婚比例最低的是维吾尔族,仅0.53%。若以56个民族在2000年和2010年的族际通婚比例为基础计算,标准差分别为23.05个百分点和22.94个百分点,全距分别为85.91个百分点和88.11个百分点;若以19个民族在1982~2015年期间的族际通婚比例为基础计算,标准差均在11个百分点以上,全距均在42个百分点以上。可见,各民族族际通婚比例的分布范围和离散程度均很大。

3.3 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

参照郑杭生(1997)对通婚圈的定义,本文将族际通婚圈界定为某一民族的个体在择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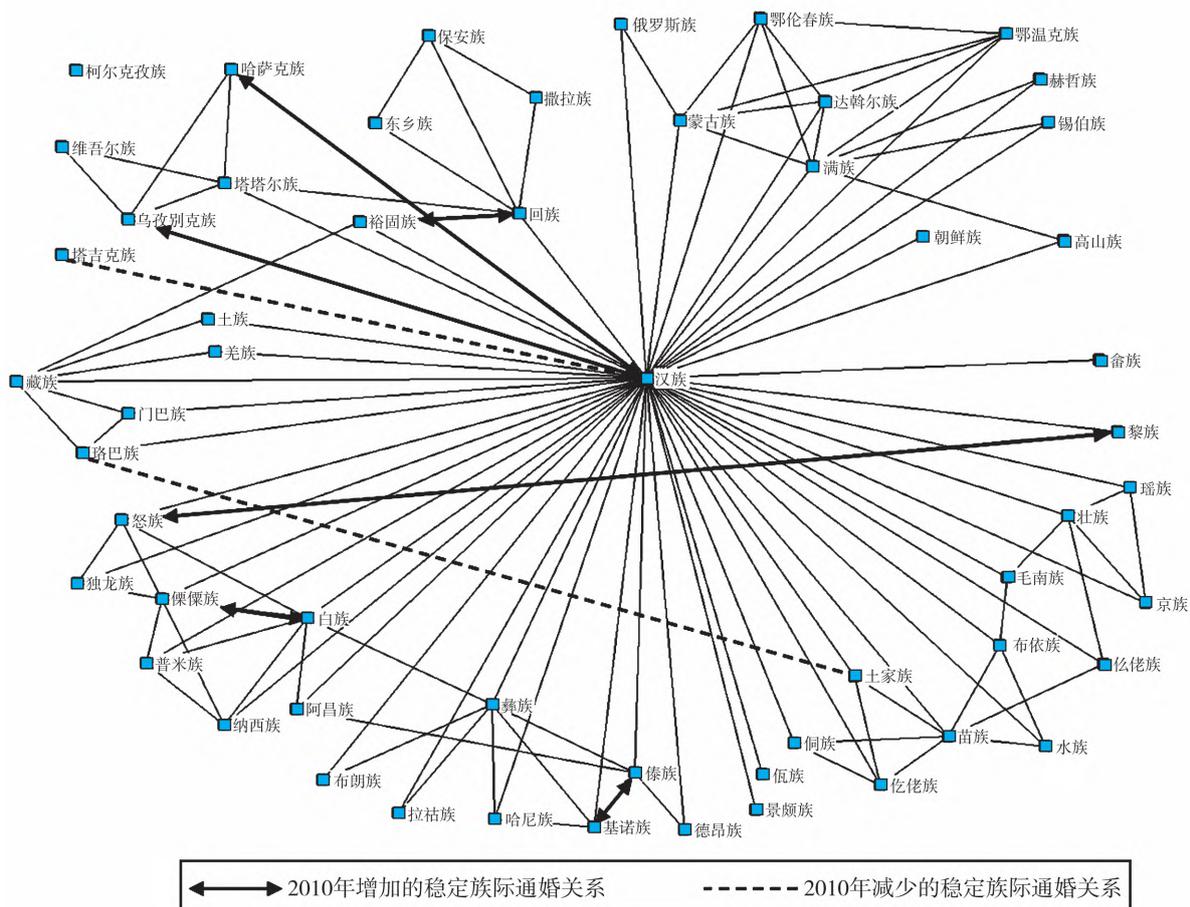
时可能选择的其他民族的范围。其中,这一“可能”性相当于族际通婚比例的某一阈值。参照李晓霞(2004b)的研究,本文将这一阈值设定为2%。换言之,若两个民族之间任意一方的偏通婚比例达到2%及以上,就认为这两个民族具有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同属一个通婚圈。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展开分析,考虑到数据限制,仅分析2000年和2010年的情况。

3.3.1 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数量增加

2000~2010年,我国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数量从114条增加至118条(见图3)。具体而言,增加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有6条,包括哈萨克族和汉族、乌孜别克族和汉族、回族和裕固族、傣族和基诺族、傣族和白族、怒族和黎族;减少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是塔吉克族和汉族、珞巴族和土家族,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塔吉克族和珞巴族人口规模较小而引起的波动性所致,比如塔吉克族和汉族之间仍存在通婚现象,只是通婚比例不能稳定在2%这一阈值上。

图3 中国族际通婚圈的变动(2000~2010年)

Figure 3 Change of the Interethnic Marriage Circle (2000-2010)



注:图中线段的长短和粗细以及点的位置没有任何意义。

3.3.2 各族际通婚圈子之间的交融深化

2000~2010年,各族际通婚圈子之间的交融进一步深化。李晓霞(2004b)将族际通婚整体圈细分为东北民族通婚圈、新疆圈、甘宁青圈、藏族圈、彝族-白族圈、苗族圈和壮族圈7个族际

通婚子圈。据此来看,2000~2010年期间,新增的哈萨克族和汉族、乌孜别克族和汉族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使新疆圈(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进一步融入族际通婚整体圈;新增的回族和裕固族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则促进了甘宁青圈(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和藏族圈(藏族、羌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和裕固族)的交融。

3.4 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

3.4.1 各省份族际通婚比例变化趋势不一致

1982~2015年期间,31个省级行政区中,15个省级行政区(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的族际通婚比例峰值出现时间与全国总人口类似,为2000年;10个省级行政区(北京、内蒙古、上海、浙江、广东、海南、贵州、云南、甘肃和新疆)的族际通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其他6个省级行政区(河北、福建、湖北、湖南、四川、西藏)的族际通婚比例峰值出现在1990年或2010年(见表2)。

表2 各省份的族际通婚比例(%)

Table 2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by Province (%)

| 省份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北京 | 3.00 | 4.15 | 4.58 | 4.47 | 4.93 |
| 天津 | 0.86 | 1.06 | 1.69 | 1.57 | 1.65 |
| 河北 | 1.16 | 2.72 | 2.53 | 2.24 | 2.22 |
| 山西 | 0.15 | 0.19 | 0.37 | 0.17 | 0.17 |
| 内蒙古 | 5.90 | 10.10 | 12.16 | 11.41 | 13.26 |
| 辽宁 | 7.32 | 9.72 | 10.91 | 9.64 | 10.07 |
| 吉林 | 3.48 | 5.72 | 6.03 | 4.14 | 4.85 |
| 黑龙江 | 3.97 | 4.18 | 4.49 | 2.89 | 2.73 |
| 上海 | 0.30 | 0.50 | 0.72 | 0.82 | 1.23 |
| 江苏 | 0.17 | 0.25 | 0.59 | 0.34 | 0.50 |
| 浙江 | 0.25 | 0.43 | 0.72 | 1.18 | 1.60 |
| 安徽 | 0.23 | 0.43 | 0.64 | 0.48 | 0.45 |
| 福建 | 0.64 | 2.02 | 1.91 | 1.64 | 1.95 |
| 江西 | 0.09 | 0.38 | 0.66 | 0.40 | 0.31 |
| 山东 | 0.09 | 0.22 | 0.41 | 0.28 | 0.34 |
| 河南 | 0.29 | 0.45 | 0.70 | 0.41 | 0.46 |
| 湖北 | 2.36 | 3.07 | 2.42 | 1.94 | 2.11 |
| 湖南 | 2.08 | 4.37 | 4.36 | 3.79 | 4.31 |
| 广东 | 0.47 | 0.66 | 0.98 | 1.04 | 1.48 |
| 广西 | 8.47 | 8.60 | 11.58 | 10.56 | 11.38 |
| 海南 | — | 3.10 | 4.65 | 3.99 | 4.96 |
| 重庆 | — | — | 3.61 | 3.21 | 2.59 |
| 四川 | 1.03 | 1.34 | 0.92 | 0.83 | 1.05 |
| 贵州 | 5.57 | 11.63 | 13.96 | 13.79 | 15.70 |

续表2

| 省份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云南 | 6.66 | 7.02 | 10.30 | 10.07 | 12.46 |
| 西藏 | — | 0.25 | 1.41 | 1.49 | 0.86 |
| 陕西 | 0.17 | 0.29 | 0.30 | 0.17 | 0.18 |
| 甘肃 | 1.00 | 0.95 | 1.51 | 1.17 | 1.75 |
| 青海 | 2.77 | 4.57 | 6.90 | 6.37 | 5.98 |
| 宁夏 | 0.77 | 1.45 | 2.30 | 1.47 | 1.89 |
| 新疆 | 1.31 | 1.57 | 1.87 | 1.48 | 2.13 |

3.4.2 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更深

1982年以来,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这7个省级行政区的族际通婚人口占全国族际通婚人口的比重始终在六成以上,而且这7个省级行政区的族际通婚比例始终是最高的。

若将这一地域差异与各民族具体情况及其历史背景相结合,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结合图3可知,东北民族通婚圈(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在2000~2010年稳步发展,而且历史上便有大量的蒙古族和满族与汉族交融(费孝通,1989)。云南和贵州的民族众多且人口较少的民族较多,为不同民族的通婚提供了人口条件,因为具有异质性人口的地区往往存在较高的族际通婚率(Blau等,1982)。特别是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上起先秦时期庄蹻入滇,下迄明清时期绵延不绝(鲁刚、张禹青,2014)。就广西而言,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时点上,壮族与瑶族两个规模较大的民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均达到10%以上。

随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族际通婚比例的标准差不断增大(1982年和2015年分别为2.48个百分点和4.30个百分点)、全距持续扩大(1982年和2015年分别为8.38个百分点和15.53个百分点),上述7个省级行政区的族际通婚比例(1982年和2015年分别为5.99%和9.79%)与其他地区(1982年和2015年分别为0.75%和1.42%)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3.5 城镇化带来积极影响

3.5.1 城镇的族际通婚水平高于乡村

囿于数据,本文通过城镇和乡村的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和不同户口类型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来反映城乡之间族际通婚水平的差异。在1987~2015年有数据的年份,除2010年外,城镇的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均高于乡村;而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始终高于农业户口人口(见表3)。城镇的民族构成往往比农村更丰富,为族际通婚提供了人口条件。

表3 城乡间的族际通婚水平(%)

Table 3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

| 指标 | 范围 | 1987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 城镇 | 2.65 | — | — | 3.14 | 2.72 | 3.09 |
| | 乡村 | 2.31 | — | — | 2.99 | 2.77 | 2.87 |
| | 合计 | 2.44 | 2.67 | 2.96 | 3.06 | 2.74 | 2.99 |

续表3

| 指标 | 范围 | 1987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族际通婚比例 | 非农业户口人口 | — | 3.51 | 4.02 | — | 3.40 | 3.23 |
| | 农业户口人口 | — | 2.49 | 2.86 | — | 2.49 | 3.02 |
| | 总人口 | — | 2.72 | 3.23 | — | 2.98 | 3.12 |

注: ①除 1987 年外,各年份的城镇对应“城市”和“镇”,乡村对应“乡村”;1987 年的城镇对应“市”和“镇”,乡村对应“县”。②2015 年数据没有户口性质变量,故用户口登记地类型代替。

3.5.2 城镇化对提高族际通婚水平有积极影响

囿于数据,本文在此处运用非单一民族户比例来反映族际通婚水平。本文使用因素分解法将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的变动分解为 3 个因素: 城镇非单一民族户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重变动因素(即城镇化发展因素)、农村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以及城镇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R)可以分解为农村非单一民族户比例(R_r)和城镇非单一民族户比例(R_u)的加权平均值,而农村非单一民族户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的比重(C_r)和城镇非单一民族户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的比重(C_u)则作为其权重。由此,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可以表达为:

$$R = R_r \cdot C_r + R_u \cdot C_u \quad (1)$$

根据 Gupta(1991)的方法将公式(1)进一步分解得到:

$$\Delta R = (\overline{R_u} - \overline{R_r}) \cdot \Delta C_u + \overline{C_r} \cdot \Delta R_r + \overline{C_u} \cdot \Delta R_u \quad (2)$$

公式(2)等号右边的 $(\overline{R_u} - \overline{R_r}) \cdot \Delta C_u$ 、 $\overline{C_r} \cdot \Delta R_r$ 和 $\overline{C_u} \cdot \Delta R_u$ 分别表示因素 1(城镇化发展因素)、因素 2(农村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和因素 3(城镇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对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 年期间,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从 2.44%提高至 2.99%,共上升 0.55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化发展因素使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上升 0.05 个百分点,在 3 个因素的贡献中占到 9.09%(见表 4)。

表 4 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的因素分解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for the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Non-Single-Ethnic Households

| | 因素 1 | 因素 2 | 因素 3 | 合计 |
|----------|------|-------|-------|--------|
| 变动值(百分点) | 0.05 | 0.28 | 0.22 | 0.55 |
| 贡献比例(%) | 9.09 | 50.91 | 40.00 | 1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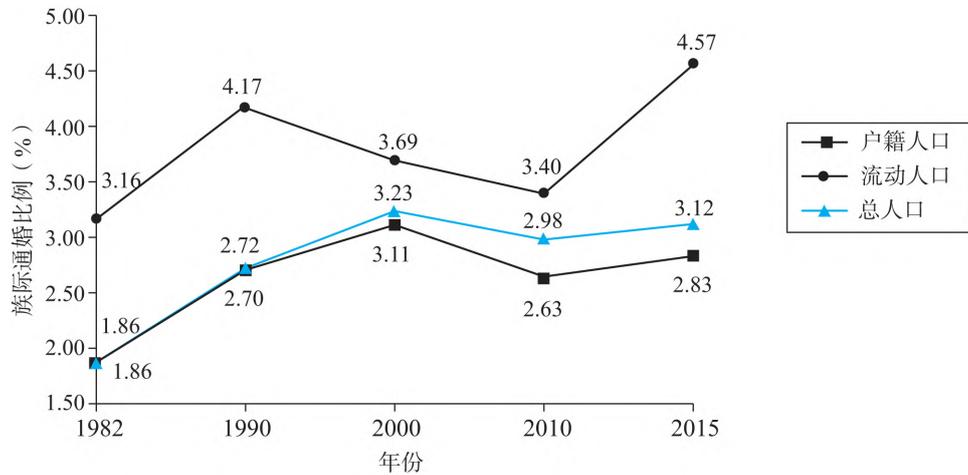
3.6 人口流动具有促进作用

3.6.1 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水平高于户籍人口

不参与迁移流动的人口,其婚姻对象多局限于当地民族构成,而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有更多交往机会(沈思等,2019)。1982~2015 年期间,户籍人口(即普查或抽样调查时点上居住在户籍地的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始终比流动人口低(见图 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参与流动,总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逐渐与户籍人口“分道扬镳”:1982 年,两者均为 1.86%,随后两者差距从 1990 年的 0.02 个百分点持续扩大至 2010 年的 0.35 个百分点。

图4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

Figure 4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注: 本文已尽可能将流动人口的口径统一为“跨县半年以上”,且不含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由于数据限制,1982年和1990年流动人口的口径为“跨县一年以上”,且无法剔除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但根据段成荣等(2008)的研究,这几年存在这些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3.6.2 人口流动促进族际通婚

同样使用 Gupta(1991)的因素分解法,本文将全国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动也分解为3个因素,包括流动人口中族际通婚人口占全国族际通婚人口比重变动因素(因素1,即人口流动参与因素)、户籍人口族际通婚比例变动因素(因素2),以及流动人口族际通婚比例变动因素(因素3)。结果显示,1982~2015年期间,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从1.86%提高至3.12%,共上升1.26个百分点,其中,人口流动参与因素使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上升0.20个百分点,在3个因素的贡献中占到15.87%(见表5),对族际通婚有明显促进作用。

表5 族际通婚比例变动的因素分解

Table 5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for the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 | 因素1 | 因素2 | 因素3 | 合计 |
|----------|-------|-------|------|-------|
| 变动值(百分点) | 0.20 | 0.82 | 0.10 | 1.12 |
| 贡献比例(%) | 15.87 | 65.08 | 7.94 | 88.89 |

注: 由于总人口中除户籍人口和上述口径的流动人口外还存在其他口径的流动人口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3个因素的贡献合计不等于全国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动值。

3.7 性别比差异的梯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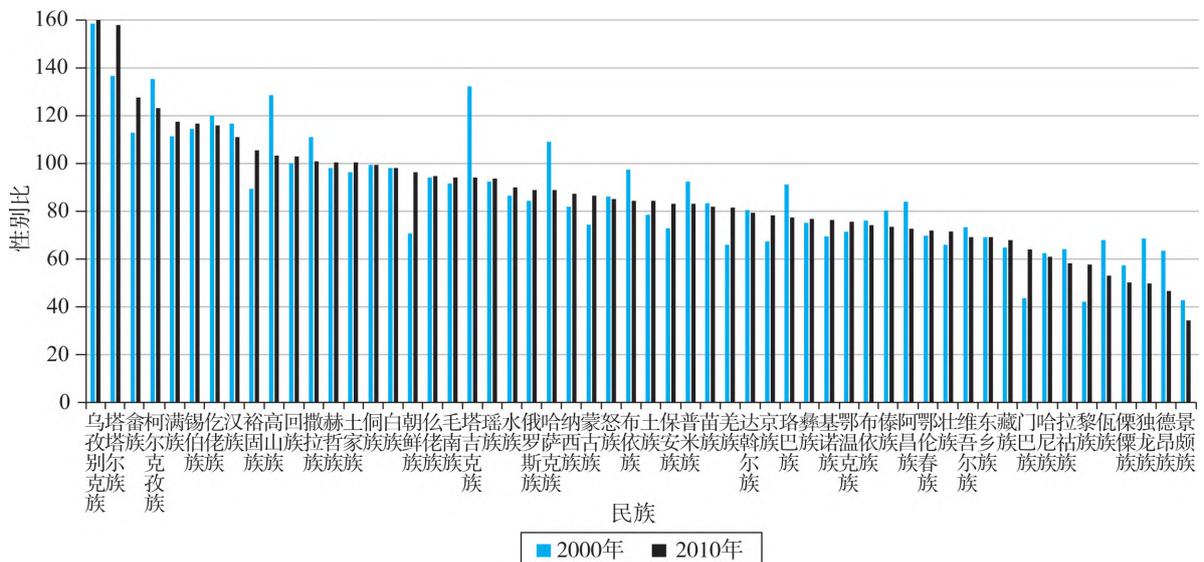
在一夫一妻且异性婚姻的前提下,某一民族的族内婚姻人口性别比是100,即男女人数相等。但该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却不一定为100,因为族际通婚的对象来自其他民族。因此,对于某一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来说,当“男娶”得多时,其就高于100;当“女嫁”得多时,其就低于100。

3.7.1 各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差异较大

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性别比相差极大。2000 年和 2010 年的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的全距分别为 116 和 125 标准差均为 24。两个时点的最大值均为乌孜别克族,其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 159 和 160;最小值在 2000 年为黎族(42),在 2010 年为景颇族(34)。10 年间,部分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波动剧烈,如塔吉克族(减少了 38 个比点)、朝鲜族(增加了 26 个比点)等,原因在于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见图 5)。

图 5 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性别比(2000~2010 年)

Figure 5 Sex Ratio of Popula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of All Ethnic Groups (2000-2010)



注:图中横轴民族从左至右按 2010 年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降序排列。

3.7.2 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梯级化差异依旧存在

大多数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都低于 100,即“女嫁”比“男娶”多。例如,2000 年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高于 100 的民族仅 12 个(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高山族、仫佬族、汉族、锡伯族、畲族、满族、撒拉族和哈萨克族);2010 年新增了 4 个(裕固族、回族、赫哲族和土家族),减少了 2 个(塔吉克族和哈萨克族)。以往研究(李晓霞,2004a;刘中一、张莉,2015)将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低于 100 且各民族不相同的现象称为“女性梯级外嫁”。2010 年,有 43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低于其总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性别比,表明这一现象仍广泛存在。需注意的是,对于适婚人口性别比本身高于 100 的民族而言,若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持续低于 100,可能产生婚姻挤压问题。

3.8 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

本文将女性户主比例定义为在有配偶人口中女性户主占女性人口的比例。尽管有一定偶然性,但丈夫还是妻子做户主,往往反映了家庭内地位(郭志刚,1988)。据此,本文以女性户主比例反映女性的家庭地位。

3.8.1 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不断上升

1982~2015 年期间,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从 4.90% 提升至 11.46%(见表 6)。族内

婚姻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也呈上升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在族际通婚中还是在族内婚姻中,女性户主比例均有所提高,体现了夫妻关系中的性别平等化。2000~2010年期间,除塔吉克族和高山族外,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均有所提高。

表6 族际通婚人口和族内婚姻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

Table 6 Proportion of Fe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among Exogamy and Endogamy (%)

|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族际通婚 | 4.90 | 6.06 | 7.33 | 9.66 | 11.46 |
| 族内婚姻 | 3.98 | 5.33 | 6.62 | 7.86 | 8.78 |

3.8.2 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持续高于族内婚姻人口

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始终高于族内婚姻人口,且差距有扩大之势。1982年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比族内婚姻人口高0.92个百分点,而到2015年时,这一差距扩大至2.68个百分点(见表6)。无论在2000年还是在2010年,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都高于族内婚姻人口。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高于族内婚姻人口,可能反映了族际通婚人口相对更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

3.9 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将受教育程度统一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4类。纵向来看,各受教育程度人口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化趋势与总人口类似,即从1982年的谷值提高至2000年的峰值,随后略有降低,最终在2015年有所回升。横向来看,越高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伴随着越高的族际通婚比例(见表7)。

表7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及相关系数

Table 7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 受教育程度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族际通婚比例(%) | 小学及以下 | 1.68 | 2.41 | 2.92 | 2.46 | 2.62 |
| | 初中 | 1.93 | 2.62 | 3.00 | 2.58 | 2.91 |
| | 高中 | 3.11 | 3.65 | 3.96 | 3.04 | 3.32 |
| | 大专及以上 | 3.42 | 4.25 | 5.11 | 4.63 | 5.33 |
| | 大专 | — | 4.25 | 5.03 | 4.45 | 4.75 |
| | 本科 | — | 4.24 | 5.25 | 4.84 | 6.03 |
| | 研究生 | — | — | 5.88 | 5.45 | 5.78 |
| | 合计 | | 1.86 | 2.72 | 3.23 | 2.98 |
| 相关系数 | | 0.96 | 0.98 | 0.98 | 0.96 | 0.94 |

若将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大专、本科、研究生分别对应6、9、12、15、15、16、18年),然后与族际通婚比例做相关分析,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均在0.94以上(见表7),说明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第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能够在受教育过程中接触到更多其他民族的人,如小学的同学一般来自当地,而

大学的同学则来自五湖四海;第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拥有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价值观,从而对族际通婚有更高的接受度。

3.10 职业类型的分层化

本文将职业统一划分为7类: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由于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样本太少,本文不再讨论。

纵向来看,各职业类型人口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化趋势与总人口类似。横向来看,“工程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族际通婚比例相对较高,而“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族际通婚比例则相对较低(见表8)。可能的解释是:第一,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有高度相关性;第二,不同职业工作场合中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概率不同。需注意的是,不同职业人口族际通婚比例的差异在进一步扩大,如全距和标准差在1982年分别为1.65个百分点和0.63个百分点,而到2015年时分别扩大至2.28个百分点和0.95个百分点。换言之,族际通婚比例可能存在职业类型的分层化趋势。

表8 不同职业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

Table 8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by Occupation (%)

| 职业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2.84 | 3.58 | 3.93 | 3.10 | 3.28 |
| 工程技术人员 | 3.00 | 4.07 | 4.72 | 4.37 | 4.78 |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3.39 | 3.97 | 4.44 | 3.88 | 5.03 |
|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 2.23 | 3.01 | 3.30 | 2.75 | 3.36 |
|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 1.73 | 2.61 | 3.05 | 2.79 | 3.09 |
|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 2.06 | 2.71 | 2.99 | 2.46 | 2.75 |
| 合计 | 1.86 | 2.72 | 3.23 | 2.98 | 3.12 |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族际通婚变动具有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普遍化,族际通婚人口规模倍增,族际通婚比例总体抬升;二是各民族间通婚比例变化态势不同,部分民族族际通婚比例差异较大;三是族际通婚圈扩大,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增加,各族际通婚圈子进一步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比例相对较高;五是城镇的族际通婚水平高于乡村,城镇化对提高全国族际通婚水平有积极影响;六是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持续高于户籍人口,流动参与对族际通婚有正面影响;七是各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大部分民族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居多;八是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表现为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

高于族内婚姻人口,且不断上升;九是族际通婚比例与受教育程度呈强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态势。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及时掌握我国族际通婚的变化情况,认识到在族际通婚普遍化的大趋势下,仍存在着个别民族族际通婚比例较低、部分地区族际通婚比例下降、部分职业族际通婚比例差距扩大等情况。如若这些情况背后的因素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则需高度重视并加强研究。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各民族,特别是人口相对较少民族的人口统计资料的调查和分享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实地调研,加强对族际通婚规律的研究,探明作用机制,进而为民族研究、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陈明侠.关于民族间通婚问题的探索.民族研究,1993;4:18-28
Chen Mingxia. 1993. Explora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s. Ethno-National Studies 4: 18-28.
- 2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6:30-43
Duan Chengrong, Yang Ge, Zhang Fei, and Lu Xuehe. 2008. Nine Trends of Changes 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pulation Research 6: 30-43.
- 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21
Fei Xiaotong. 1989. The Pluralist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3-21.
- 4 高玉梅.从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看我国的民族通婚.人口与经济,2001;3:48-51
Gao Yumei. 2001. The Intermarry Rate from the 1% Sample Data of the 4th Census. Population & Economics 3: 48-51.
- 5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5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1-12+35+263(第79卷)+175(第81卷)+84(第92卷)+411(第93卷)+163(第100卷)+489(第105卷)
National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s "Five Series of Ethnic Issues" Editorial Board and "Chinese Ethnic Issues Materials and Archives" Editorial Board. 2005. Chinese Ethnic Issues Material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Compilation 5: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and Historical Survey Materials Series.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11-12+35+263(Vol.79)+175(Vol.81)+84(Vol.92)+411(Vol.93)+163(Vol.100)+489(Vol.105).
- 6 郭志刚.运用户主率指标对无锡市和无锡县家庭户资料的分析.人口研究,1988;2:21-27
Guo Zhigang. 1988. An Analysis of Household Data on Households in Wuxi City and Wuxi County by Household Head Rate. Population Research 2: 21-27.
- 7 菅志翔.中国族际通婚的发展趋势初探——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与讨论.社会学研究,2016;1:123-145
Jian Zhixiang. 2016. The Recent Trend of the Ethnic Intermarriage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ensus Data. Sociological Studies 1: 123-145.
- 8 刘铮.人口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4-335
Liu Zheng. 1986.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34-335.

- 9 刘中一,张莉.中国族际婚姻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广西民族研究 2015; 3: 61-71
Liu Zhongyi and Zhang Li. 2015. A Study on the Trends of Change of China's Inter-ethnicity Marriag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5th Census and the 6th Census Data. Guangxi Ethnicity Studies 3: 61-71.
- 10 李晓霞.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人口研究 2004a; 3: 68-75
Li Xiaoxia. 2004a.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ethnicity Marriag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3: 68-75.
- 11 李晓霞.试论中国族际通婚圈的构成.广西民族研究 2004b; 3: 20-27
Li Xiaoxia. 2004b.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xogamy Circle in China. Guangxi Ethnicity Studies 3: 20-27.
- 12 鲁刚,张禹青.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学术探索 2014; 1: 85-92
Lu Gang and Zhang Yuqing. 2014. A Brief Review of Ethnic Inter-marriages in Yunnan History. Academic Exploration 1: 85-92.
- 13 陆杰华,王笑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状况变化分析.北京社会科学 2013; 3: 62-72
Lu Jiehua and Wang Xiaofei. 2013. Change of the Marital Status in Chinese Mainland since the 1990s.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3: 62-72.
- 14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32
Ma Rong. 2004.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432.
- 15 沈思,简小琴,徐世英.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人口研究 2019; 6: 64-74
Shen Si, Jian Xiaoqin, and Xu Shiyong. 2019. Migrant Exogam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6: 64-74.
- 16 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 16+134+432+445+535
Yan Ruxian. 1986. Chinese Minority Marriage and Family. Beijing: China Women Press: 16+134+432+445+535.
- 17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31
Zheng Hangsheng. 1997. New Compilation of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31.
- 18 Blau P. M., Blum T. C., and Schwartz J. E. 1982. Heterogeneity and Inter-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45-62.
- 19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0-83.
- 20 Gupta P. D. 1991. Decomposi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ates and Its Consistency When More than Two Populations are Involved. Mathematical Population Studies 3: 105-125.
- 21 Lichter D. T., Carmalt J. H., and Qian Z. 2011. Immigration and Inter-marriage among Hispanics: Crossing Racial and Generational Boundaries. Sociological Forum 26: 241-264.
- 22 Simpson G. E. and Yinger. J. M. 198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296-302.
- 23 Zhang Y. and Hook V. J. 2009. Marital Dissolution among Interracial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 95-107.

(责任编辑:陈佳鞠 收稿时间:2022-01)